

#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两人上楼，把钟秋果的被套拆下，仍把棉絮晾着。玉珠收拾起被套、床单，说：“小姐，就这两样东西，你不用去，我一会儿就洗干净拿回来了。”尼玛不依，一起去河边，找到一块有一半浸在水中的青石，这是寨子里的姑娘们洗衣、洗菜的地方。

玉珠泡湿被套、床单，抹上肥皂，用木棒使劲捶打，河面泛起白花的肥皂泡。捶完一样，尼玛要拿去清洗，玉珠急忙阻止：“小姐别动！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冷得很。再说，夫人知道让你洗被套，不打算我的手才怪。”尼玛笑笑：“她要是知道我给钟阿哥洗被套，高兴还来不及呢。”玉珠不明白小姐的意思，但知道她喜欢钟特派员，就把被套递给她了。尼玛提起被套反复漂洗，清洗干净后，跟玉珠各执一头使劲拧干，晒到河边干净的岩石上。

阿爸打野鸡去了，阿妈陪钟阿哥、胡县长去夹拖了，尼玛百无聊赖。走到客房楼下，看到钟秋果门前过道栏杆上搭着被子、床单和毡垫，肯定是他看到有大太阳，特意拿出来晾晒的，便叫来玉珠，说：“我们到河边洗被套去！”

玉珠说：“小姐，快把手擦干。只剩床单了，我来洗！”尼玛撩起腰前的围裙揩干手，在青石上坐下来。阳光明净极了，河面波光粼粼。她下巴抵在膝盖上，眯着眼，望着玉珠搓揉床单掀起的水花发呆：“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说谁？”

“钟阿哥呀！”

“钟特派员对人和善，好像还不坏。胡县长凶得很，我有点怕他。”

“没问你。”尼玛抓起一块鹅卵石，朝河心抛去，惊起岸边两只水鸟。不知为什么，尼玛一见到这个年轻汉族青年就喜欢上了，觉得自己变了个人，总想笑，还想哭，想大喊大叫。她突然站起来，对着河对岸声嘶力竭地吼道：“哦——嗬嗬——！”玉珠惊愕地望着她，搓床单的两只手浸在水里，一动不动。

钟秋果一行顺河而下，山越来越陡峭，两岸险峰夹峙，河水更见湍急，天空显得狭窄而深邃。来到岔路口，泽仁旺姆问：“去夹拖有两条道，一条上山，远一点，路窄却平缓好走，可以看到收割青稞；一条靠河，距离较近，路险难行，河谷季节较早，小麦收得差不多了。我们上山还是沿峡谷走？”钟秋果看着上山的路，曲曲折折、蜿蜒盘旋，像蛇爬过留下的细长痕迹。他轻抖缰绳，向坡上走去，说：“走河边看不到收庄稼，有什么意思！”

五骑排成一列，沿山路盘旋而上，待走上山梁，顺坡背而行，道路就平缓了。山上是一片片大小不一、零星、狭窄的地块，青稞成熟了，妇女们三三两两弯腰收割，歌声笑声此起彼伏。男人们则把割倒的青稞一捆捆架到牛马的驮架上，往寨子里运。

钟秋果不禁想起任筱庄先生在《西康图经·地文篇》里对康藏地形气候的总结：“高原以昼夜为冬夏，河谷因纵横判冷暖，坡陀随高下定温差，山岭以阴阳别寒燥。”同为鲜水河峡谷，因地势高低不同，巴里在割小麦，这里才收青稞，差异如此巨大。

一路紧走慢赶，在一座小寨子吃了干粮，喝了主人招待的茶水，稍事休息又继续前行，黄昏时抵达一处较大的村落。他们走过一片已经收割了青稞的茬地，便见人俄喜纳和管家迎了上来。俄喜纳双手交叉叠在胸前，毕恭毕敬地请安：“不知二位大人和旺姆

嫂子驾到，有失远迎！”他碰巧到寨子里催收地粮，见他们到来，急忙上前迎接问候。

钟秋果下了马，问：“收成如何？”

俄喜纳愁眉不展，回答说：“下扎坝多是深山老林，陡峻褊狭，土地少，平常年景河边地一亩小麦可收五六斗，山坡上的青稞收两三斗，主要靠用牛羊、山货换粮食，今年能把种子收回来就不错了。”

“还要几天才能收割完毕？”

“夹拖人少地远，得七八天。虽说产量低，多多少少也要收个几斗几升的，就是收回几捆麦草也可以喂牛。”

胡仁济说：“开始收割了，你要加紧催交地粮！”

“好的！我正是来办此事！”俄喜纳点头应着。收租催粮是头人一年中的大事，交纳粮税不仅是一桩最大的公务，也关系到自身的收益。“不过，二位大人都看到了，地里就收这么几颗粮食，多数农户早已揭不开锅，还望办事处体恤民艰，豁免今年的公粮。”

“各了各账，”钟秋果说，“下扎坝虽说是半农半牧，实际上以牧业为主，干旱对百姓生活影响不大。雅卓每年农户缴纳官粮不过二斗，就夹拖而言每斗还不到二升。我在会上宣布粮税按往年一半上交，这差不多就是象征性交一点，表示交纳了国家课税。”

胡仁济补充道：“而且，特派员说了，所交钱粮都转为赈灾款、救灾粮，返还扎坝百姓，我们分文不取，一粒粮食都不带走。”

胡仁济回头对钟秋果说：“问题在于，你说的只是官粮，实际每个农户缴纳的都在五升以上，甚至一石有余。因为官粮之外还要交本布粮、寺庙粮、负责收粮的管家、村长也借机勒索，中饱私囊。今年再照往年的收法，老百姓真是无法糊口了。”

钟秋果说：“办法有一个，免除土百户和寺庙的租粮和贡礼，不准管家、村长额外苛索。”

“特派员英明，我举双手赞成！”胡仁济暗喜，钟秋果的决定正中下怀，以减轻百姓负担的名义打击丹增，挖其墙脚，减其财富。

钟秋果问泽仁旺姆：“夫人，意下如何？”

她窥透胡仁济的心思，淡淡一笑，爽快应承：“好主意，没问题！”

钟秋果又问俄喜纳：“夹拖本布，你的意见呢？”

俄喜纳说：“两位大人决定了，嫂子也表态支持，我还有什么话说？”夹拖前任本布是俄喜纳的表兄，十三年前因与扎沱本布，也就是格桑的父亲不和，被顿珠杀害，后来顿珠又被丹增派人刺杀，算是替他报了仇，便事事支持丹增和泽仁旺姆。

“那好，”钟秋果对胡仁济说，“就以办事处名义拟个通知，要各土百户和寺庙免除百姓今年的租粮和贡礼，派乌拉一律按规定付脚价。”

“行！”胡仁济吩咐赵元福：“记着，回去就办！”

俄喜纳指着坡顶一座院落说：“二位大人累了，请到更巴家歇一下！”

钟秋果放眼望去，一块块的青稞地，如层层金色的阶梯直抵坡顶的几幢碉房。房屋样式与上、中扎坝差不多，只是外墙没有刷蓝白两色的传统竖状条纹，裸露着石头黝黑的本色，钟秋果便问是什么原因。

泽仁旺姆说：“上、中扎坝出白土，巴里寨的‘巴里’就是白土的意思。每当临近藏历五月白土节，人们便上山挖蓝白二色泥土，兑成泥浆。十三日一早，家家户户将兑制的涂料从墙头往下淋，刷成蓝白条纹。碉房换上新装，增加喜庆色彩，更加漂亮。下扎坝不刷条纹，是不是因为不出白土？”

(未完待续)



# 康巴女士司

◎牟子

禁中

女士司的软禁生活进入了规律化，早上起来喝了早茶就坐在房里看一会儿书，这段时间使她的藏汉文水平较原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午睡一觉，然后起来到院坝里去透气，下午有时看看书，有时跟卫兵或者亚洛、顿珠喇嘛闲聊，睡前也要到经堂里去祈祷。由于女士司的美丽和气质，士兵们还喜欢跟她聊天，她从士兵们的闲聊中知道了许多她原来不知道的事，觉得长了不少见识。

今天下午是一个叫胡显的兵和另一个年轻新兵值勤，这个胡显原来是一个金夫子，后来帮一个老板挖了一年金，总不出金子，连这个老板也挖得没有了饭吃，胡显只好到二十四军里吃粮当兵，每逢他值勤就要给女士司讲挖金的故事，女士司听得津津有味，胡显也越讲越得意。

禁中的女士司是那样的

渴望自由，甚至憋闷得几乎要发疯。如果眼前是一片大草原，她会在这片原野上呼喊狂奔不止；如果眼前有一匹骏马，她会跳上马背，拼命抽打着它奔跑千万里。然而她眼前只有一个像囚笼一样的土司官寨，而且她不能在这个原本属于自己的官寨里自由活动，到院坝里透透气也有至少两个卫兵跟着。她与外面完全隔绝，对于外面的事一无所知，体验着一种身在人世、远离人世的孤寂生活。章镇中这一手可谓毒辣，寂寞和孤独是对一个灵魂的巨大折磨，让她过着非人的日子，让她天天渴望自由，却总是得不到自由。这对向来不受羁绊的女士司来说，简直比死还难受。但是她没有被压垮，女士司毕竟是女士司，少年时那一段苦痛的记忆使她具有了忍受重大苦难的能力，使她懂得忍受和等待就是希望，她渐渐平静了下来。她的平静就是章镇中的失望，章镇中是要她在痛苦中屈服，女士司的平静就意味着她永不屈服，使这一场耐力的较量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胡显，好久没有见着你了，今天又该你来看守我了。”女士司笑着对胡显说。胡显也傻乎乎地笑笑说：“是啊，好久没见着女士司，心里还特别挂念哪。”胡显这样说不是客气话，认真地讲，要不是章镇中把女士司软禁起来，像胡显这样的人就是这一辈子也没有接近女士司这样高贵女性的机会。这对胡显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能够在女士司的身边，同女士司一起交谈，而且女士司还要那样入迷地听他讲故事，这简直是胡显最大的满足，这是他胡显前一世修来的福。虽然胡显有时候也很自鸣得意，可他清楚，在这个世上没有几个看得起他的人，女士司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使他在心里对女士司特别地尊重。女士司说：“今天又给我讲一个什么好

听的龙门阵呢？”

胡显说：“女士司爱听我的龙门阵，我很高兴，你看我都快把自己肚子上的龙门阵讲完了。”

“讲不完的，我任你讲故事就知道你那肚子里的东西是倒不完的那。”

“女士司，我还真觉得我肚子里的那点东西都讲完了呢。”为了提高自己故事的价值，胡显每一次照样要故弄玄虚地推辞一番。

女士司说：“我知道你有故事，讲吧，我让亚洛给你打酥油茶。”

“哎呀，女士司你也太客气了，好好好，我还是从肚子里搜一点陈谷子烂糠出来吧。”胡显从腰间扯出烟袋，这是一根四五寸长的烟棒，前半部分是铜铸的烟锅，后半部分是一节竹管，烟锅下吊着一个装黄烟丝的口袋，在二十四军里都有这样的烟袋。胡显在黄烟口袋里撮了一锅烟，含在口中，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燃，慢慢抽着给女士司讲了起来。

“土司，你家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可是你恐怕不知道金子这东西埋在地里的时候它是会跑的，那一年我在色尔巴挖金，那天进金洞，我的一个师兄一锤下去就挖出了一个三寸多长、一寸多宽、一寸多厚的金娃娃，大家欢喜得不得了，你抢着看，我抢着看，结果一看才看出来这金娃娃是一块被挖断了的半截金子，都说还有半截没挖出来，赶紧挖。于是大家一起在大师兄挖出金娃娃的地方挖起来，那天的劲头可真是大，一个时辰的工夫比往年一个整天做的活还要多，可连那半截金娃娃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大家都觉得很怪，老板怀疑是大师兄藏了那半截金娃娃，把大师兄吊了起来，逼着大师兄交出那半截金娃娃，大师兄死也不认账，第二天老板到城里去换金子，发现山那边的一个金老板也拿了同样一块被挖断了的金娃娃。两块金子合拢正好是一个金娃娃，二人一看，大吃一惊，听山那边的老板讲，两块金子是同一个时辰挖到的，大家才知道金子是能跑的，当时是我大师兄一锤挖断，捡起了半截，剩下那半截金子就跑了，它那么快就跑到了山那边。”

女士司笑了说：“我家里那么多金子就从来没有见它跑过。”

“家里的金子是不会走路的，土里的金子才会走路。不过，金子这东西是宝贝，看你命里带不带，命里若有，它跑都要跑到你手里来，命里若无，到了你手里都要跑掉，命里有多少就只能得多少。这两个老板只有半个金娃娃的命，他们就得不到一个金娃娃。我们金夫子里也有人挖到过金娃娃，可放了一晚，第二天就变成了铜，这是他福薄命浅，承受不了。什么都是命。土司，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道理？”

女士司说：“什么都是命。胡显，你的故事还很有意思哩。”

胡显言者无心，女士司听者有意，她心里暗想莫非胡家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也不是属于我的吗？

“胡显你又在吹什么？是不是又在吹你的金子？我看你不要当兵，还是去当你的金夫子算了。”万连副说着走了进来。

胡显“嘿嘿”笑了说：“女士司要听龙门阵，我在这随便瞎扯。”女士司不理睬万连副。

万连副说：“胡显，这两晚没去场伙？”

“这两天身上没有钱，哪里还敢去场伙？”

(未完待续)



7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雪花  
XUEHUA  
【第2623期】